

新民晚报 | 军界瞭望 / 战例

1967年7月29日,一枚误射火箭弹让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陷入火海—— 白酿事故:134人死亡,21架战机报废

脱胎于“烂尾工程”

说起来,“福莱斯特”号的“美国第一超级航母”的头衔里本该加上“核动力”的点缀,只因“五角大楼内战”而未能如愿。事情是这样的:1947年冷战开始后,美国海军提出设想为航母配备可携带核弹的喷气式轰炸机,这就要求充当“移动机场”的航母足够庞大。1948年,美国海军向五角大楼提出建造超级核动力航母的申请,其标准排水量6.64万吨,可携带98架战机,军用编号“CVA-58”。不过,美国海军的这项大工程却引来美国空军的憎恶,原因在于美国空军当时也提出了研制B-36洲际核轰炸机的方案,为了争夺有限的经费拨款,美国海空军在五角大楼内部展开激烈“混战”。

起初海军占优,原因无他,“朝里有人”。美国首任国防部长——詹姆斯·文森特·福莱斯特在一战期间就服役于海军航空队,二战期间,他出任海军部第一副部长,主管海军生产和采购事宜。福莱斯特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和国会,于1949年通过了CVA-58航母的建造预算。为了取悦议员们,福莱斯特还特意将航母取名“合众国”号。1949年4月18日,该航母正式动工。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由于福莱斯特反对杜鲁门总统放松对苏联的围堵和制裁,还厌恶新成立的以色列,得罪了犹太院外集团。更要命的是,为了“做低工程报价”,避免航母工程被国会杯葛,他默许海军少报建造经费和排水量,没想到这一秘密被空军将领掌握,向国会揭发。于是,“合众国”号项目被迫中途下马。

“合众国”号成了“烂尾工程”,承建商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自然心有不甘。于是,艾森豪威尔所形容的“军工复合体”发挥出巨大能量,终于在一年后翻盘,将核动力航母改为常规动力航母,继续建造。1954年12月11日,美国第一艘超级航母在纽波特纽斯下水。美国海军将它命名为“福莱斯特”号。

威慑全球的“打手”

从1955年起,“福莱斯特”号就充当起美国海外干涉的“第一打手”。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,美国

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在美国海军中有“第一超级航母”之称,这艘海上巨兽曾纵横全球各大洋,为维护所谓的美国利益而大打出手,也曾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因一次“地狱般的火灾”而黯然退场。10月22日,一家美国废金属处理公司以1美分的价格买下这艘退役多年的航母。“福莱斯特”号最终将在拆船场结束其曾经的辉煌。

■ 1967年7月,美国海军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在越南附近海域发生火灾



政府放出风声,声称要派出“福莱斯特”号进入地中海,警告英、法和以色列不要在武装入侵埃及方面“走得太远”,英法两国在24小时内迅速作出回应,停止在苏伊士运河区的行动。1958年,亲西方的黎巴嫩总理夏蒙被起义者推翻,“福莱斯特”号赶赴贝鲁特外海,掩护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岸“恢复应有秩序”。

1964年,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默许中央情报局支持巴西右翼军人卡斯特洛·布兰科发动政变,推翻了巴西民选总统若昂·古拉特(他因为推进国有化,被指威胁美国利益)。约翰逊还同意五角大楼的建议,发起代号“山姆兄弟”的威慑行动,安排“福莱斯特”号到里约热内卢外海演习,以示对布兰科的支持。

经历一系列“炮舰外交”般的行动后,“福莱斯特”号成了美国政府的“宠儿”。每逢与苏联关系紧张,或发生海外征战时,历任美国总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位“大将”。“福莱斯特”号也不负厚望,屡屡得手。不过,在越南战争的泥潭里,“福莱斯特”号终于“摊上了大事”。

载“垃圾炸弹”出征

1967年7月,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奉命抵达南海北纬18度水域,执行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通往中国的铁路。由于轰炸强度太大,弹药生产有点跟不上,美国海军不得不把二战后散落在菲律宾、关岛、冲绳等地的旧弹药拿来应急,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的弹药仓库里就堆满了各处收集来的“垃圾炸弹”。

7月29日早上,“福莱斯特”号展开新一天的空袭行动,第一波37架飞机于7时50分起飞完毕,舰上勤务部门开始为一下波出击(11时左右)作准备,存放在底仓里的弹药被军械员们大批搬出,挂载到机翼下方。10时25分,包括麦凯恩及其好友吉姆·班格特在内的几十名飞行员登上座机,其中班格特负责驾驶F4鬼怪战机,他被告知飞机挂载了MK32火箭弹,这种火箭弹采用电击发,“打击铁路桥梁和仓库很有效”。按照技术手册,舰载机需要在外部电源的帮助下才能启动发动机,一名“黄衬衫”(航母舰载机起飞指挥员)将供电车和班格特座机的电源连接好,等班格特打出手势后打开电源开关。依照程序,班格特通过无线电得知军械员确认机身周围无杂散电压,便将保险销插入武器火控系统,接通了机载火箭弹的电源,这意味着该武器处于激活状态。

这里要解释一下,像航母这样的高复杂性武器,由于集中大量电子设备,其电磁环境异常复杂,必须通过相关仪器检查,确认各种设备都能不受干扰地正常运行,否则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,美国舰载机接通武器火控系统前的“杂散电压”检查就是出于这一安全考虑。

地狱里面“走”一圈

10时51分,班格特启动飞机发动机,准备从供电车供电转换为内部电源。他按下按钮,突然感到机身一阵抖动,抬头一看,只见一枚MK32火箭弹正拖着黄色尾焰向前

扑去。“我没打火箭呀?它怎么飞了?”班格特下意识检查所有武器开关,却发现它们都处于正常位置。此时,这枚“上帝发射的火箭”飞出90多米,恰好打中麦凯恩驾驶的A4天鹰攻击机,将其装有1500升燃油的油箱撕裂,倾泻出的油料被火箭尾焰引燃,飞行甲板顿时变成“火焰地狱”。大火来得如此急促猛烈,以至于军械员们根本来不及搬开甲板上堆积的易燃易爆物,越来越多的飞机陷入火海,它们携带的燃料和武器成了新的“恶魔”。

这里要强调一下那位麦凯恩先生,当座机被火箭打中后,他敏捷地关闭了发动机,打开舱盖,跳到已被火烤得滚烫的甲板上,在火里打个滚后拼命跑向尚算安全的舰桥。他后来回忆,如果当时没能逃出机舱,恐怕就没有机会在2008年和奥巴马角逐总统宝座了。

灾难发生时,贝林格舰长正在舰桥的指挥官办公室里,他第一反应是通过舰内广播宣布“I have the con”,意思是“我控制着局面”,随即下令全舰倒车,把27节航速陡降到9节,以便减小甲板上的风速,防止火势越吹越旺。半个多小时后,拯救行动初见成效,飞行甲板上的大火得到控制,但甲板下层的火势却还在蔓延。麦凯恩的飞机残骸旁有一枚“垃圾炸弹”因舰体晃动滚向火堆,随后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,附近的35人中有27人被当场炸死,3名幸存的消防员也身受重伤。

鉴于局面恶化,贝林格舰长宣布全舰进入“ZEBRA”状态,即航母

“严格分离”状态,出现火情的区域被彻底隔离,当然也意味着在那里抢险救火的人员九死一生。由于不断有炸弹因火势蔓延而殉爆,舰体跟着剧烈抖动,许多忙于扑火的官兵都感觉下肢被震得发麻。

火情逐渐逼近液氧发生器(平时为飞行员罐装机载氧气)舱位,情况极端危急。要知道液氧助燃作用极强,而且该舱段没有任何装甲防护,一旦发生爆炸,“福莱斯特”号可能就真的没救了。万幸的是,此处的罗伯特·克拉克军士没有选择逃跑,而是带领手下找来一根五米长的粗水龙带,一头连着液氧罐,拿着另一头跑到船舷,将液氧排进大海,终于在火苗窜进舱室时排光了液氧。

经过舰员和友邻舰艇的昼夜奋战,航母上最后一处火情于7月30日4时被扑灭,“焦头烂额”的“福莱斯特”号不得不掉转头返航。据事后调查,在这起事故中死亡134人,重伤161人,21架飞机报废,经济损失7220万美元。

曾经历北约“内战”

经过火灾悲剧后,“福莱斯特”号被送到造船厂修理了七个多月,之后又重新回到海上执行了20多年的任务。在此期间,“福莱斯特”号经历过北约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内战——1974年7月22日,土耳其和希腊围绕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大打出手,“福莱斯特”号掩护第6舰队的“仁川”号两栖舰在5小时内从战区撤走466名美国人,并制止了土耳其空军对美国舰队的袭扰。

上世纪80年代,“福莱斯特”号多次进入东地中海,先是派遣舰载机空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叙利亚政府军,接着又在利比亚人划定的锡德拉湾“死亡线”内举行演习,敲打利比亚强人卡扎菲。1982年9月12日,“福莱斯特”号率先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,标志着这条关闭15年的国际交通线恢复运行。

1993年9月11日,“福莱斯特”号航母正式退役。如今,“福莱斯特”号即将走向拆船场,为命运画上最后的句号。 安太

史海钩沉

传奇兵戈

叙军“巷战法宝”:苏制BMP-1步兵战车

由于美国的军事干预被“逼停”,叙利亚内战双方再次成为战场主角。在清剿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街区时,叙政府军发现已服役50余年的苏制BMP-1步兵战车既能搭载步兵突击,又可提供炮火支援,还能发射导弹攻坚,堪称“巷战法宝”。

研制目标 应对核战

说起BMP-1的诞生,就得提到冷战时期的“核决战”思潮。上世纪50年代,苏联被西方阵营包围和封锁,由于美国叫嚣“一旦开打就是核战争”,苏军的兵力优势可能被核武器抵消。因此,苏军开始寻找能在核环境下保护士兵持续作战的方案。

1959年,苏联装甲兵总局提出研制新型步兵战车的要求,强调新战车必须能在核条件下正常作战;应配备与坦克相当的夜视器材和三防系统;其装甲应能抵御小口径自

动炮、轻武器和地雷破片;其火力应能打击800米内的敌火箭筒手和野战工事,并可单独与改装装甲车辆作战;步兵在车内车外均可战斗。经过多轮竞争,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“765工程”方案脱颖而出。1965年初,“765工程”获得通过,1966年投产,列装部队时定名为BMP-1。

性能特征 简单实用

尽管过去了几十年,但BMP-1步兵战车的许多经典设计仍然得到保留,今天仍在服役的BMP-1和最初的型号相比只是变动了一些武器和电子系统。以叙政府军正在使用的1985年版BMP-1战车为例,该车战斗全重12.8吨,长6.54米,宽2.94米(含履带侧护板),高2.025米,乘员3人,载员8人,车体采用钢板全焊接箱型结构,前部右侧为动力舱,驾驶员舱和车长舱位于左

侧,炮塔位于车顶中部略靠后方,其后是载员室。

BMP-1的单人炮塔为轧制钢板焊接式,其主要武器是1门低压滑膛炮(口径73毫米)。该炮射击时后坐力极小,因此结构非常简单。炮塔下方有自动装弹机,也可人工装填炮弹。该炮右侧还有1挺并列机枪(口径7.62毫米),备弹2000发。为了强化反装甲作战能力,BMP-1还配有9M14M型反坦克导弹。BMP-1没有先进的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,炮手只能通过瞄准镜的划分对目标进行简单的预估判定。

载员舱可乘坐8名武装士兵,每侧4人,背靠背乘坐,通过后双开门出入。每扇门上都有1个观察镜,左边门上还有射击孔。载员舱顶部有4个舱盖,车体两侧各有4个射击孔和潜望镜。BMP-1具有较好的浮渡性能,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当

时苏军设想的作战地域——河网密布的西欧地区。有意思的是,叙利亚军队对BMP-1的浮渡功能也非常欣赏,这对围剿藏身河网稻田地带的反对派武装很有好处。

进入中东 多次参战

叙利亚直到1973年8月以后才分批获得了约160辆BMP-1。叙军以苏军模式将BMP-1编入摩步营,每营40辆。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后,约100辆BMP-1参加了进攻戈兰高地的战斗,不过,由于地形崎岖,加之守军构筑了密集的反坦克障碍,BMP-1机动性好的长处无从发挥。此役中,有50余辆叙军BMP-1被以军击毁或缴获。

首战不利,但并不能抹杀BMP-1的价值。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,叙军一位侦察排长率领一支由BMP-1战车组成的敢死队,在

以军装甲纵队侧翼机动伏击,用73毫米炮击毁一辆M60A1坦克,并使用9M14M导弹击毁一辆梅卡瓦坦克。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,叙利亚加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参战。战争中,一辆叙军BMP-1用2发炮弹击毁一辆伊军T-55坦克。

在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中,政府军王牌第4装甲师频繁动用BMP-1清剿城镇中的叛乱者,其战斗表现“先抑后扬”。在最初的战斗中,由于缺少步兵配合,许多BMP-1被反对派武装伏击击毁,不过,随着叙军步坦协同战术日益熟练,BMP-1的战损率大幅下降。

许多西方军事专家认为BMP-1是一种“不实用”的装甲武器,但叙利亚军队使用BMP-1的实战经验表明,发挥武器效能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人,只要战术合理,即便是老旧武器也能发挥巨大作用。 安然